



莊子通卷第四

駢拇第八

外篇

外篇者內篇之輔也大旨不出內篇縱而言之時則有矣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

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
 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
 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
 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
 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
 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
 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
 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
 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
 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駢音毋縣音玄疣音尤
 藏去聲行下孟反擢音

濯簧音黃簧鼓惑亂意纍音誅聚無用之語如瓦之
 繫繩之結也竄句邪說微隱穿鑿文句也敝又作弊
 音別離之別跬音屑蹇跬分外用力貌譽音于楊墨
 揚朱墨翟歧企同音器鳧音符脛音幸斷音短去上
 聲無所去憂言憂不待去而自去也意如字

駢拇足大指與第二指相連為一也枝指手大指
 傍枝生一指而六也此皆生而有者故曰出於性
 然於同有之德為侈矣附贅附生之肉縣疣縣繫
 之癩皆稟形以後方有故曰出於形然於本生之
 性為侈矣侈多也天下之為道術者多方於仁義
 之行仁義雖出於五藏之情然於道德之正為侈
 矣是故駢於明者亂色而離朱則以為是多於聰

者亂聲而師曠則以爲是枝於仁者擢德塞性而
曾史則以爲是駢於辯者游誇無用而楊墨則以
爲是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正道也正道者惟不
失性命之情不失性命之情者可合可枝可長可
短鳧脰鶴脰一皆任之而無憂也吾意仁義非性
命之情乎性命之情宜無憂矣而何仁人之憂多
也離朱卽離婁黃帝時人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
師擢拔也曾曾參史史鮒正正疑當作至正去憂
去字疑有誤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二者

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
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
囂也

夫音符齧音紇齒斷也蒿好羔反亂也饗音滔

且仁人之多憂何異於不仁者哉譬之駢枝者有
餘於數固人之所憂而決之齧之不免於啼則不
足於數亦人之所憂也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患是決齧之類也亦憂也不仁者決性命之情以
饗富貴是駢枝之類也亦憂也故意仁義其非人
之情乎人情則天下安之矣而何三代以下之囂

罽也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响音吁離音麗纏音墨索悉各反

所謂人情者性命也道德也人之常然也待矯揉造作而成者非常然也何必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遊於道德之間哉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滅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滅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

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夫音扶殉松俊反策策同塞悉代反

博之類也惡音烏

以仁義易性與以名利易性者何異此臧穀之譬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奚必仁義之是而貨財之非乎此節之言尤爲無理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

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
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屬音孰夫音扶

惟無所屬之爲無係無着夫是之謂性命之情夫
是之謂道德有所屬者皆非也皆適人之適而不
自適其適者也愧道德之不能故棄仁義與棄淫
僻之行同而皆不敢爲也余嘗謂絕聖棄智絕仁
棄義之談始於老而盛於莊蓋自仲尼沒支流分
盜仁義名字者不可勝數如所謂擢德塞性以收
名聲者不少大抵得聖人之用而遺聖人之體蓋
以顏氏之學止而不傳之故宜仲尼有喪予之歎

高談道德者以仁義爲詬也夫殉仁義之有殘
生損性固也顧不知尊性命徒不死亦何益天生
人之意豈欲人苟偷視息如龜鶴松靈而已哉聖
人之道用行舍藏王天下平四海有之不爲加無
之不爲損不爲錦衣玉食肥澤不爲藜藿蓬累癯
瘠殺生不爲痛得生不爲喜豈復置養生適性之
論於胷中哉若此篇者吾不敢護莊子之短而曲
爲之解也

馬蹄第九

外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

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斲胡切反樂音洛剔音惕雜音落羈居宜反馬音執阜才老反棧士板反概其月反笑策同

路寢正寢伯樂孫陽秦穆公時人燒鐵炙之也剔

翦其毛刻削其蹄絡籠其頭羈謂連枝絆也鬮約前兩脚也阜槽擬棧編木為旋安馬脚下以去其溼所謂馬牀也概銜也帶皮曰鞭無皮曰笑背馬杖也範土曰陶埴黏土也鉤曲也謂世以任自然者為不善治以厲駑為驥揉曲為直矯自然者為善治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

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
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
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
人蹇蹇爲仁踈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
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
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
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
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

也 填音田蹊隧音兮遂長丁火又夫音符惡音鳥蹇
音別離之別蹇音薛蹊跂音提支又音弟企澶漫
音但曼

填填滿足意顛顛高直貌蹊徑隧道舟舡梁橋蹇
蹇用力貌蹊跂矜恃之容澶漫縱逸之心摘僻曲
拳之行犧樽酒器刻爲牛首以祭宗廟者上銳下
方曰珪半珪曰璋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踈馬知已此夫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
介倪闈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
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
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
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

乃始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知去聲下同哺音步縣音玄

靡摩順也踉踏也已止也衡轅前橫木扼馬頸木月題頷上當顛形似月者也介獨倪睥睨圍曲鷲曼抵突愚嘗謂疆搏弱衆暴寡智苦愚此有生之常理燕雀鷹鷂必無共巢牛羊虎豹必無同穴而謂至德之世人與鳥獸同族非虛言哉或者見禪伯有降伏龍虎者遂謂龍虎可游物無不可游也不知禪伯能盡龍虎而降伏之耶凡爲禪伯者皆能降且伏耶道有所獨行會有所特邁而非其必

然者也不則其偏至之性與久馴之習而非其盡然者也蓋善政祛虎至誠化鱷大孝感鵲積仁馴雉今古耳目往往雖有然長者以爲偶然真偶然非退托也至於豢龍養虎解鳥語游鷗羣者咸不必賢知而能則吾所謂偏至之性與久馴之習而非人情物理之大較矣執此而謂上古之世人與禽獸更無別者不知幾萬年理所難信夫禽獸尚不能自相容也而能容人乎人所以免於禽獸之害者聖人功也大易所云穴居野處而教之以宮室也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也罟網以佃漁也耒耜

以耕稼也服牛乘馬以代勞也日中爲市以通有
無也盡聖人安養天下之功蓋民待此而始蕃也
彼異家書載盤古以來幾萬載而至於羲黃若是
則所謂容成大庭之流亦蜘蛛螻蟻之不若耳蜘蛛
能網虫螻蟻能聚糧彼天生天死而不能畫一
奇猶稱至德之君愧矣故自有人類以至於蕃滋
者聖人功也而莊子顧以爲罪何也聖人豈不欲
人之同乎無知而民必不能無知聖人豈不欲使
民同乎無欲而民必不能無欲旣已有知有欲矣
必不能反之而歸於愚則仁義之說立而法制之
事行至於愈趨愈下愈增愈繁而至於周之末世
則勢然而非聖人之心然也烏可以是非聖人哉
謂馬之知而能盜者伯樂罪也然則獼猴之知而
盜果也鼠之黠無不盜也蟻之知而僕僕然牽醜
而附羶竊餘糧剩甘而藏之垤也蜘蛛之知而結
網以睨蜣虫也此又誰之過也竭馬力而至於敗
此東野稷之過非伯樂過也竭人情而至於敗此
後世之過非聖人過也

胠篋第十

外篇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絨滕固

有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
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有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
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
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
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
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十餘里闔四竟之
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
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
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
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

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

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為去聲肱音區探平聲尚古營反鑄音厥知去聲嚮

音向為大去聲下同竟音境治平聲殺音弒知去聲處上聲

肱開篋箱囊袋攝收緘結滕繩也有關鈕也鑄鎖

鑰也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陳敬仲七世孫食采

于田魯哀公十四年陳恒弒簡公割安平至于瑯

琊自為封邑至魯孫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自

立為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

至威王三世為侯通計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

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脘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

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剖音口反萇音長脘
勒紙反舍上聲

桀紂四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
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
位而放其毒於天下唇竭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
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
大盜起此自然相生之勢也楚宣王會諸侯魯恭
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曰我周公之
胤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今送酒已失禮方責其
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王怒興兵伐魯梁
惠王常欲伐趙而畏魯會楚魯有事遂圍邯鄲故
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

聖非以止盜而盜止彼竊鉤小盜刑罰加焉竊國
之盜則享富貴之安而又兼有仁義之名頌功讚
德者不絕於前凡先王所制斗斛權衡符璽之屬
又皆爲之資世雖有賞罰之典弗得而加則是重
利盜跖而使之不可禁皆聖智之法倒太阿而授
之柄也蓋成子相齊大施於民常以國量出家量
入僞爲仁義以收人心而因竊齊國故莊子有感
而云寧獨陳恒古今事若此者多矣嘗疑天道亦
瑣屑於小報應而茫昧於其大者當有別論不可
一一決之於目前也乃莊子歸罪於仁義迂矣莊

子獨疾橫議者操仁義之名以惑天下而弁追過
於聖人仁義何過而坐參夷之誅哉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
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
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指
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
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
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
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擣工倕之指而天下始
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

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
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
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
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煇亂天下者也
法之所無用也

知音智殫音丹擣呂係反倕音垂行
下孟反煇音藥

殫盡也擣拔也擣折也倕堯工人周人鑄鼎鑊倕
身於鼎使自齧其指以戒後世不當為大巧也鉗
閉也攘却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
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

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

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奕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

淳淳之意淳淳已亂天下矣戲義同樂音洛羸音盈知其如字餘音智餌音

耳罾笱音曾鉤削音笑格古百反置罟音嗟浮漸音尖頡戶結反滑子八反解音蟹好知並去聲墮音灰施始鼓反喘音舛奕音輓耳轉反肖音消舍上聲種上聲夫音扶淳音諄

羸裹也小網有柄者曰畢以繩繫矢射曰弋罟罾

皆網也筍曲梁也削格卽今鹿角馬槍以繩木羅
絡而取獸也罝罟兔網漸毒漸漬毒害於物也頡
滑頡頏滑稽也不正之語也解垢散亂汗垢也附
地之徒曰喘奕飛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種
種淳樸役役輕黠啍啍多言也夫陳成子弑簡公
孔子沐浴請討田氏不齒於仁義之門久矣十二
世有齊國則仁義不用故也莊生更以爲仁義之
過謬矣其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
之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益謬天下之不善人多
正賴仁義訓化之整齊之而後可更謀去之小人

益無忌憚矣大氏天下之勢由質而文若江河滔
滔而下孔孟亦疾之矣况莊老乎揀文莫若以質
孔孟亦欲之矣何必莊老乎顧揀之之法制德行
議度數辨上下定民志若是已矣若欲盡捨而去
之是憤蚩虱而焚裘苦雀鼠而撤廬恨馬之不前
斬而投之河者也盖方是時學術凌亂人事變詐
紛紛反覆殊不可人意操剖擊之說者不獨莊老
之流卽荀卿墨翟之徒往往有之顧不知憤世之
論可言不可用其後秦并天下遂乃收天下兵鑄
鐘鐻徙豪傑殺術士焚詩書一法令除異議掃先

王封建井田禮樂之迹略盡雖不盡如莊生言而
凡莊生言已行十七八矣秦豈不自謂曠然更始
直追太上之前及天下之智以爲愚可萬世安也
而遽以亡滅何哉豈非仁義不施之效乎於是漢
皇帝興用陸賈之言以仁義守之賈名爲仁義耳
尚收其效而况仁義如先王者哉仁義何負於天
下乎顧莊生之論人亦時誦之者何也文不若朴
繁不若簡揀夸以僊天之道也是故周鼎於倕而
啣其指周廟於金人而緘其口先王之不貴巧也
如是以文帝承周秦之後清淨玄默與民休息

而不違禮樂之事此正得揀夸之道雖黃虞當如
是矣以老子言之所謂不以利器示人者故世謂
文帝善用老子信哉又何必絕聖知棄仁義剖斗
折衡焚符破璽而可以反太古之舊乎晁說之曰
儒者之言無難易可行也著爲事業傳之後世
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不然其言甚大
聽之使人溺而易悅顧其無爲爲之不洽治之之
類若爲而行也哉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
也嘉祐學者所不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
皇之貴哉武陵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

在宥第十一

外篇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詘卓鷲而後有

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治平聲樂音洛邪音耶處上聲行下孟反

在者存而不擾之謂宥者寬而不急之謂聞古之御天下者存之寬之而已不聞有以治之也所以存之而不擾者人之性本自然擾則有加於性之外而淫之故不爲也所以宥之而不迫者人之德寬以養之而後可急則變業而不可久故不爲也夫性者民之性使民不淫其性治之如性而止矣

非我治之亦非別有治之之道也古之人如此有
治天下者否乎哉自堯治之則使天下欣欣然樂
樂則不恬有加於性之上矣自桀治之則使天下
瘁瘁焉苦苦則不愉有損於性之中矣加之與損
不恬之與不愉皆非德也不可久也人大喜則助
陽大怒則助陰陰陽偏則不和使人傷形損性而
中道夭於是天下始矯強詰屈卓詭驚悍而有奇
舉之行人趨於奇故舉天下不足以賞罰而譁焉
日以賞罰爲事於是懼斧鉞之誅而又慕軒冕之
貴競貨利之謀而又計聲稱之好操兩心以御一
身兼日夜以謀一生與迹共逐日以所寄爲事耳
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此治之之過也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
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
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
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
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鬱
卷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
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
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

說音悅相去聲知
去聲鬱音樂卷音

人非徒謹於賞罰而已也而且有多方之眩有聲
有色有仁有義有禮有樂有聖有知皆所以淫亂
其德而相助其欲者天下如安其性命之情此八
者雖有之不爲病天下惟不安其性命之情而日
以此八者爲治則天下乃始變拳不舒槍囊急遽
而趨於亂不能遺此八者已爲過矣而又且重之
愛之甚矣天下之惑也重之愛之過而不留尚嫌
其多事也而又且珍之寶之非齊戒不敢授受非
跪坐不敢進獻播之於詩歌佾舞而薦之於清廟

明堂其愛芻狗而惜遠廬如此吾且奈之何哉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
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
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
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
哉

莅音利見音現從音聰炊音吹

君子無樂乎臨莅天下也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
若無爲無爲者貴愛其身甚於天下而不敢以輕
試之謂也夫然後能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而

寄託於天下之上故君子苟能無關其五藏無拔其聰明不動而變寂同祭祀之尸而龍光已顯不言而章默如萬仞之淵而雷聲已赫神順物而自動天隨理而自行從容無爲恬淡虛無無心於萬物之交若游塵浮動於太空升降飄飄惟其所之而無定迹使有罪者自受罰而去物亦不苦我亦不知有功者自膺賞而往物亦不樂我亦不知所謂在之宥之而已如是則天下自治矣又何暇於治之哉累塵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

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彊廉剝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上時掌反淖昌略反剝音貴縣音玄僨粉問反

崔瞿曰不治天下則人心何由善哉老子曰治人心適所以撓人心也汝慎毋撓人心哉人心甚輕而易動排之則下進之則上上之卽有殺物之毒下之輒嬰自囚之苦剛彊悍鷲有死而不可制以剛遇剛不碎則折以柔遇剛獨忿爲悅摧英雄之壯志妙舞清歌解彪虎之嚴顏甘辭卑說廉察剝

割雕鏤刻琢去彼鑿璞就此鉞鏹熱腸生於順喜
焦火不如冷面施於違怒凝冰奚若逐境隨波迅
鬼疾神纔思維已遍周於諸界一俛仰卽再撫於
干旻夸父不能逐其影亥章何以追其塵故居則
沉於淵藏寂莫而無迹動則懸於天去寥廓而無
垠兩相馳而難伺非尋丈之可云僨發驕騰若爲
控御故曰六馬可駕而氣難調奔車可靡而情難
制險人心其若此夫何法以撻治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撻人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肢脛
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
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讜兜於崇山投
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
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
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
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巉岩
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
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
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美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

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楛也仁義之不為

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

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敗音魁脛音幸峴音危施音異

處上聲嘸音堪枕去聲析音杭離音利歧音企接音

楛音習枘人銳反嚆虛交反知治並去聲

胾白肉也施延也爛漫散亂也脊脊相踐籍也殊

斷也桁楊械也離歧用力貌離歧攘臂乎桎梏之

間言聖人之迹方為害物之具而腐儒不知反一

無迹方欲以迹治迹何荒亂之能拯哉故聖知乃

桁楊之接楛也仁義乃桎梏之鑿枘也曾史乃桀

紂之嚆矢也絕之棄之而後天下可治也接楛械

楔也械不楔不牢故桁楊以接楛為管鑿孔也納

孔之中者曰枘桎無孔則無用故桎梏以鑿枘為

用嚆矢鏃有孔能鳴者聖知為竊國之具仁義為

凶暴之資曾史為桀跖之先聲而指嚆也嚆矢即

鳴鏃漢匈奴冒頓作鳴鏃所射下無不悉射者

黃帝立為天子

此章蘇長公解佳今全錄之

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

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

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

莊子通雅卷之四
生爲之奈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爲之則殆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舍已而問物惡其不情也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言其情在於欲已長生而外託於養民人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

羣生者豈非道之餘乎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治平聲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山川不以爲勞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非雨之也春夏發生秋冬黃落而草木不以爲病者以其不得已而後落非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故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真人之與佞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
惰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
今欲學道而問已墮佞僞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
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
久間音閑復扶又反首去聲

棄世獨居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
此

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語去聲

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吾人如黃帝而
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
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間居三月而復
往見則蹙然爲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如
臨深俯幽玩萬仞之藏寶也昏昏默默者其狀如
枯木死灰無可生可然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此
窈冥昏默之狀而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爲道則夫
窈冥昏默者可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

冥昏默之狀以入於精極之淵未有不得道者也
學道者患其散且僞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
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
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

知去聲

自此以上皆真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
也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慾也三者
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慎外不閉二

者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於道若是數
數歟曰穀之不爲稗在種時一粒耳何數數之有
然力耕敏耘不可廢也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
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爲去聲

窈冥昏默長生之本長生之本既立則必有堅凝
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脩鍊變化堅氣
而凝物者也蓋必有方矣然皆必致其極不極不
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廣成子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爲無
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於
此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蓄
之爲之在我成之在彼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穉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
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木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
而人皆以爲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
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
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爾

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皇者其精也王者其粗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
之門以游無極之野

蓋將有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緡音民遠去聲

南榮趨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訶之則矍然自失
人我皆喪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
故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寡矣可見
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
不可取不可去者是真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
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
也古今語異吾不知緡之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
猶曰明也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
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
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
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
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
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
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
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
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
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

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闖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拊音甫辭音婢倘入掌反掉音羅放音倣意音噫下同處上聲

墮音灰滓溟音滓若渾音昏上沌音豚上

扶搖之枝者神木生東海上拊拍也雀躍跳躍如雀倘然驚疑貌贅不動貌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天呼鴻蒙鞅掌衆多也無妄真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解離鳥獸之羣駭而夜鳴也昆蟲向陽啓蟄也意讀爲噫下並同僊僊輕舉貌歸言已欲去也心養言治人之術在自養其心爾徒但也倫與物忘物我雙遣也滓溟自然之氣莫然無知意云云衆多也鴻蒙言汝欲治人無求治於人在自養

其心而已但以無爲養其心而物將自化矣凡人以形骸用事則人我卽生以聰明御物則情智漸起此則已之胷中不勝其柴梗豈能上與元氣游而下與羣生和哉必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忘形忘心而使物我俱遣大同乎泮溟自然之氣蕩滌其塵凡有爲之心人之精魂常熒熒欲動不肯暫休之物也魂旣莫然神益清淨神旣清淨則無所不清淨故萬物爲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歸根復命而不自知矣所謂不知者非曰知之而付於不知也知之而付於不知此於大道未融情想未盡也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

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惡鳥路反喪息浪反

世人莫不喜同而惡異蓋以出衆爲心也而不知其不能出衆也有所聞於此而不能自信必因衆皆是之而後自信然則其才之出於衆人下明矣才出人下而欲謀人之國此徒見前人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試者也倖不可傲

其喪人國也決矣存人國不能萬一而喪人國也萬有餘矣譬孤注然傲倖於一擲一擲不勝而萬瓦解矣悲夫有國者之愚也國非小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常物治必非物者乃可以治之也苟明乎非物治物之說豈獨可以治天下雖出入六合遨遊九州獨往獨來逍遙乎絕人羣而遊太虛可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頃論形軀合乎大

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
觀無者天地之友處上聲挈皆結反撓而小反惡音鳥

大人之教百姓不以我教之而以百姓之感教之
猶影響之隨形聲然百姓猶形聲也大人猶影響
也有問然後應之使物各得盡其所懷而我不先
焉是百姓爲主而我爲配也靜則處乎無響動則
行乎無方提挈萬物而復歸其撓撓自動之性以
遨遊於無端之塗生死於無旁之門與日俱新無
始無末如此而已未嘗以我爲主而強人之從亦
未嘗於百姓本然之外有一毫之增加也故頌讚

其形似則與大道合同而不見其有已已尚無有
豈復有羣有哉故觀有者昔之君子行仁義禮樂
而不離一切有爲之事非至人也觀無者天地之
友秉道德之正而逍遙於無爲之業至人也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
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
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
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
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
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

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
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
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
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
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
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累上聲

事情多端故曰匿義遠於道故曰遠仁近於道故
曰親積厚也中順也易變化也天雖無爲然不爲
亦非天也累積也薄於義而不積當作積於義而
不薄此十條者皆言無無爲亦無爲之事而獨言
物莫足爲而不可不爲者蓋莊子論無爲詳矣又
恐人遠萬物以求無爲而失無爲之宗故言物不
可不爲而爲物者在於無爲無爲者天也德也道
也不明於此則物皆不足爲明於此則物皆不可
不爲不明於此則人道也明於此則天道也天道
者君道也人道者臣道也天道與人道相去遠君
道與臣道相去亦遠而不可混爲一也君天下者
不務以天自居而下爲有司之事故天下之所以
亂也

無言亦是之謂夫學以合自然為難合自然之謂
脩矣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
於無有指陰陽之氣言無指無形之理言此老子
旨也理在氣中原不相離而老子以為先有理後
有氣非也故橫渠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詆其
有無為二之非

莊子曰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
子曰魯少儒哀公曰魯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緩佩珖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

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
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
五日而魯國無敢僞服者獨有一丈夫僞服而立乎
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
以魯國而僞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冠園古亂反園音
圓句音矩玦音厥

斷丁亂反

自有僞而假僞之似者紛紛第以冠劔衣履爲僞
而探其中索然無有故僞爲世人所詬禮記僞行
篇正爲之解嘲也自魯哀公至莊子又百餘年僞
之可惜當益甚故托見哀公以立言蓋莊子只於

